# 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註史記狐白卷之五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精選
狀元　蘭隅　朱之蕃　詳註
解元　蘭谷　龔三益　撰評
後學　豪卿父　林世選　彙編
書林　自新齋　余良木　繡梓

余有丁曰聶政之事乃殺遂而弑哀侯乃韓殺故太史公削去策中并中哀侯一段又曰政一刺客之流然知愛親致姊故太史

## 刺客列傳　聶政　荊軻　贊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地里志河内有軹縣深井軹之里名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

公次其事首以母姊二字作骨始辟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繼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皮而決眼者慮及姊也通篇只以母姊纏綿著其孝友末歸仲子知人極得要領非太史公筆力政之心事孰能表暴至此

茅坤曰兩固字有生色

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雖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俠音挾戰國策俠累名傀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與韓傀之過韓傀叱之于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一作賜戰國策作傷近為得也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音脆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

茅坤曰三固字相應

唐順之曰收此叚乃見聶政心事

余有丁曰此數言戰國第一等文字也不知當時屠者

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糲酒麄米也脫粟也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嫗為夫人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為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

亦詳作比語否

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

聶政獨行杖劍至韓即一言可見其氣知荊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此時儒夫生色

余有丁曰直入奮擊須刺事成雖亡其身勇亦著矣

陳仁子曰太史公傳刺客不得不鋪張之而下手處則書盜殺韓相俠累獨得春秋筆法

歸有光曰兩莫知處忠致極上

列辰翁曰聞人有刺韓相四句語其

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感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生得失則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讎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請戰國策作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榮政姊名也賊不得。國不

綆寫詳悉末乃用衆仲子知吾弟一句斷之斬截之甚文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緩急起伏宛然

李廷机曰政猶春秋間刺客常事然以謂烈若姝則尤奇故叙次其事令人撫劍於數十年之下猶若歔欷者

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煩冤愁吉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為老母幸無恙風俗通云恙之也又易傳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令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

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茅坤曰此一轉有餘音嫋嫋之悲

茅坤曰荊軻叙傳

從○索隱曰重猶復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无足旁○正義曰本為嚴仲子報仇託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絶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為己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濡潤也人性温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輕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戮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歷歷如在目前詞意悲咨慷慨無毫髮遺恨

凌稚隆曰此傳敘燕多慷慨之士因荊軻而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歟

余有丁曰此以行文而敘事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荊軻怯處與藺

軻先齊人齊有慶氏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縣名荊軻嘗游過榆次并州縣與蓋聶論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怯）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姓踐名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又）去（怯）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

相如韓信同
第坤曰無故之樂
無故之悲尤恨深
情令人斷腸
何孟春曰太史公
次荊軻之刺秦王
也既先以盖聶魯
句踐之短卿者發
端而末復結以魯
句踐之言曰惜哉
其不講於刺劒之
術也則其不滿荊
卿之意可想見矣
李光縉曰田光荊
軻樊於期高漸離
皆激烈之士何其巧
相值也全以問荅
代敘事

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之人飲酒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

李廷机曰欲陳田光可謀荊卿可使故先叙丹與鞠武問荅以起下文

穆文熙曰鞠武之為太子慮可謂至矣丹欲報秦而有批其逆鱗之諫丹舍於期而有委肉當虎鴻毛鵰鷙之喻其如丹之積怨深怒何哉丹以怨秦之心即鞠武可能為謀然余竊

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謂觸擊也）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言禍大）

為岸田光私致不
羨也

陳仁子曰全以問荅代叙事

董份曰鞫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

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頃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

恭勇而發之便必遂

楊文懋曰人皆謂鞠武知利害而丹不從所以速禍愚謂燕秦之仇既深而王翦之兵又已削平五國丹即脈從不見也所恨者荊軻之謀不遂而秦王之不為王僚使累耳未可以此而非丹也

到此引入荊卿

馮夢禎曰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見荊軻值其醉歌

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田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蔽一作撥一作撥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

其耳中斬莞曰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斬

撥七國秦則呂楚荆黃三晋田齊皆以大夫篡獨燕為故國召公之澤遠矣丹懷小忿欲犯虎秦不聽鞠武而交田光卒使荊卿為賊桃慫速禍致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論者猶或賢之過矣

凌稚隆曰自殺以激荊卿田光遊俠士非慷慨士也

又曰光之死非為泄言欲勉軻使死

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

李廷机曰荆軻坐定與上田光坐定遥應

余有丁曰按太子避席數語情窘計窮故秦之謀志豈得已哉夫韓趙爲威勢必及燕々丹不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而或者以挑怨速禍罪之則彼四十年通好之秦亦遣荆卿刼秦而敗耶

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

李廷机曰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天下賢者而丹之仇以報與丹所當法也不法先王而法嚴仲子不亦陋哉況荆人之匕首又軹人之下下者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荆軻軻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頭秦舞陽一笑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

余有丁曰聶政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軻則恣於車騎美女之間兩人優劣

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見以利誘之）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刧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接龜太子捧金丸進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殺馬肝進置酒華陽臺出美人軻曰好手斷以玉盤盛之）久之荆

凌稚隆曰樊將軍窮困句亦見太子之心事

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別録曰督亢膏腴之地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

董份曰欲輕易得一人頭其語如是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茅坤曰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愚竊謂非人情也當時必軻與太子陰取之而好事者飾奇之或戰國皆秦俠者為之也

張之象曰軻函於期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秦仇先報也此哀士之大痛嗚呼寧斬丹首以獻于秦

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揕謂以劍刺其胷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掌後曰腕勇者奮力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切齒ㄴ相磨切也腐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執亦不得為父尚
誰答耶

董份曰叙匕首縷
匕亦借荊卿之盡
發也

丘濬曰以十三歲
之童子為輔行卿
計亦疎矣

凌約言曰卿既歎
有所待矣丹乃強
之使行而卿亦竟
從其強鹵莽如是
安得不取敗哉

慮太無司制卿所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姓徐，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焠，染也，謂以毒藥染劍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舊陵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忤者，逆也，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指舞陽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待覺不知為何人然猶在燃眉而歎待公於千里之外恐亦無濟至以舞陽為副則甚不若聶政之獨行狀到至韓之為愈也

李廷机曰此段何等摹寫何等丰神現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描寫）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

[illegible]之象曰余讀荊軻傳殊不見倚儒至此方知其有輕生之志耳

余有丁曰一時倉卒之變描寫殆盡

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淂以周礼九賓蒙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淂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室謂鞘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

呉国倫曰方其圖及匕露之時正可以行曹沫專諸之事而乃欲為把袖揕胸之謀何其迂遠也況秦王之梟健乃軻之敵而背義負信又何可以契約要之軻之愚若此宜其不成功也

凌稚隆曰兩笑字狀出從容慷慨之意

王鏊曰至此猶含笑入地壯哉

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

董份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若與丹同殞宜也

茅坤曰不見秦舞陽下落亦太史公疎畧處

王世貞曰荊軻之東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策[illegible]秦王不

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水右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

李廷机曰高漸離如聶政之姊皆天生奇絕事附之以為曲奏之終

董份曰軻傳有離即政傳有姊皆天下奇絕也文豈三弟並豪血脉相聯

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縣名也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

王維禎曰傳內蓋聶魯句踐高漸離田光鞠武於期蒙嘉夏无且凡八人安置先後敘有脈絡不可缺一

穆文熙曰漸離有此一筑而荊卿又與極善當時何不邀使入秦而待他客乎

董份曰以句踐之言結傳未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遶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廢而嘆之何其疎也

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結）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illegible]曰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三傳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任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乱者並由斯為之然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体處李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時字一篇血脉）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禽鹿猶禽獸也言不假游）

余有丁曰斯志在富貴故卒以敗使其知足當不為趙高所惑矣

王偉曰言小人失其幾事事會成大功者則不然

說取榮貴即如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吏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剪除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

楊慎曰斯之本謀故舉而提之於此

按韓若秦兵陰使鄭国間秦作注溉渠欲罷之不東伐也

李光縉曰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便見実事最妙中間論物不出

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婦掃除竈上之不淨耳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

于秦而秦用之独八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廢言者

樓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无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楊慎曰逐客書及䟽議論組織葩藻而意切至

凌約言曰不

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

又曰。語意已盡。復總結上文而覆說之。益見客之不可逐。文字之有開闔如此。

林希元曰。只說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復。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所如韓信用兵。重疊出奇。常不可意度。真秦漢間第一手。

董份曰。秦王非好修大。然溺以紛華使御聲色之美。欲其心然喜說之術也。斯之陰逢迎合二世。其意已兆於此矣。

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

開 牽連 明輕

上面順說此又倒說

第一段轉

第二段轉

樓昉曰三段一意反復而語不相沿益見精采
一本無以昭虞與鄭衛並說失戰國之習
鄒守益曰李子技人主之欲設喻進諫而詞氣情采終篇無一字懈怠另是一種巧思李者孰讀此文幾能打破此等關散過人遠矣
楊慎曰反覆駁辨至此央斷有烏獲賁育之力
歸有光曰文章用意庸庸易起人厭須出人意表方為高手此書借人揚

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

永叔朋黨論可與此參看

李廷机曰秦客有聖王所必誅者而況於逐乎華傾險懲口舌一變而鄭清之以復先王禮教之舊此大聖之所作為而秦王則非其人也竟為李斯所惑以毒天下此秦用客之害非客之害也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王維禎曰此處入諸親貴盛為三川守乃荀卿之語以照後事

董份曰既知為害何忍茸之此遑七耆酒明知人欲殺之而復飲以就擒者也古今人陷此轍多矣讀之感歎此段與觀鼠臨刑二處暗相首尾

穆文熙曰李斯物極則衰之言誠為至論然何不於此時引身而退若范雎之辭相位求以自全乎徒知而不能一決危不足悲矣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伏後上蔡東門牽）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為後夷族張本）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伏後矯制案）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

屬當召大臣領命而私令趙高為書授太子以攘乱夫天之所以亡秦也

吳澄曰真字下得感切可為人主晚年繼嗣不定之戒

董份曰秦滅六國定海内威振四夷其氣可為進盛矣而孰知權握小豎如趙高者乃足以亡秦乱天下所謂吳越起于輦轂禍故多生於隱微而伏於不測者也人君之于左右可不

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轀輬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從李斯議罷分封中來）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

眞共可不慎共

許應元曰觀二世此言猶以有人心者而卒以淫暴為亡国之主皆一宦官誤之也輔道幼主可不擇人哉

王維楨曰高其父面而鹿食耶安敎胡亥以此篇

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

音剪淺也

見同惡相濟也

丘濬曰大王登假往而不返故云大行時字亦暗與篇首時字相應

林希逸曰連用五孰與字文法古健

茅坤曰高必歷舉蒙恬之功纔能傾

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

動李斯而使之叛
孫應鰲曰趙高激李斯殺蒙恬與趙人激應侯殺武安君同大抵恬寵擅權乃人情之常因其情而說之故能傾動耳

恬而君責之僇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

從趙高之謀始意甚正大使終能執正高亦如之何哉

廢哉謂貪牢幸利也

董份曰孝子不勤勞而見危言孝子謹身事親不蹈危險也

楊慎曰高為此言便欲令斯必聽至以秋霜春水為言亦是權論

按李斯詐立胡亥陰弑扶蘇雖由趙高之好實其私心

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

所肯也蓋焚書旦坑儒斯謀也扶蘇諫坑儒而居外斯必深念之以吏為師斯謀也胡亥傳之以高李習法事数年斯必深欲之則斯心欲立亥不欲立蘇亦彰明較著也彼其初特欲飾說以欺高耳至扶蘇死而斯大喜真情露矣

唐順之曰歎息之情于此盡露與本紀中詞不同

李廷机曰堯禹惟

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采木名即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

觳音斛
渭危又量
名又一觫恐
見又音角
洞又盡也

天下適已乃欲享天下而無害噫嘻艱哉卒之求處逆旅監門臣虜而不可得安所稱無害耶

茅坤曰堯舜之為君如此故得人以傳天下若釋重負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卒之求處逆旅監門臣虜而不可得矣嗚呼哀哉

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土匭飯器鍉盬 土鉶飲器）
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
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
黎黑遂已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
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
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
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
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
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

余有丁曰阿二世意以求容斯之人品可知矣

高儀曰世乱大臣持祿欲有倖免情狀毕露即此宜族矣

李廷机曰余观李斯始拒沙丘之謀中諫二世之後其初心豈至此哉势至於無如之何姑混借以免禍耳使二世覺悟寧非逯

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吴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睢猶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

張之象曰督責之術莫過於申韓篇中牽引申韓為証皆以督字轉之

董份曰是非顛倒若斯此書何衒高之指鹿而後秦亡也

閔如霖曰李斯之文為絶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號稱第一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懐不仁之術而投諸不令之朝如置烟霄紛流盻耳故曰人以文為表文以人為重古言不文行不

責而顧以其身勞扵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若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

遠文不入亦不可行
楊慎曰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
董份曰文字變化妙不可言
按八尺曰尋倍尋曰長言少也鑠斷作鎔鑠之鑠、金新鎔之金也似于下文隨手刑義方可解
楊慎曰妙在轉解

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樓季魏文侯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牝羊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峭峻也言峭峻則雖

王慎中曰收上慈母敗子之喻得回顧法更不散漫

康海曰若言于明主即是正論

許應元曰三者正相反欲肆志廣欲而督責以鉗臣下此張湯桑弘羊所以相須也斯欲合而一之耶然非其志也

則易渉故跛牂易泰山之高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不可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滛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明其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

李光縉曰督責以馭臣下非王道也李斯乃以為言何其謬耶

駱日升曰始終不離申韓是李斯所藉以為口實處

犖音洛超絕也

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

余有丁曰兩款二世語見用斯說以言秦不獨誚高也

茅坤曰以二此叙事亦太史公変調

李廷机曰引田常以危二世所以堅其殺李斯之心也姦人之相軋危矣哉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趙高謂二世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

董份曰斯以無道殺天下趙高亦以無道殺斯此天也而自謂以忠死不亦愚乎

許應元曰此斯自陳有功於二世而自取禍其詞固是然要而言之不能輔君以正道而徇趙高擅廢立之權謀故至此耳

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

茅坤曰自古以讒賊之言誅功臣未有不亟以謀反者

孫應鰲曰太史公以論斯之罪案也筆法嚴整可式

趙恒曰論意因瑕釁以輔始皇成帝業秦之成者斯之功也持爵祿之重云云廢適立庶秦之亡斯之罪也是斯帝秦之功不足以償亡秦之罪也

為佞吾以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蓺之歸不務明政以輔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言才素二字重葵嫡立庶嚴威酷刑古之本也斯之所諫其末耳俗議之以為斯極忠被誅不察其本則謂斯帝秦之功為周召可也豈不謬哉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歲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覆危乱之机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李廷机曰太史公責蒙恬不能以道匡主固亦一說其知始皇之驁悍不可回何哉

按二世賜蒙恬死恬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万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

## 蒙恬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董份曰太史公立以輕百姓力一語為恬罪案故末後咎其不能振百姓之急自相聯屬

王韋曰四相字相應皆有意

王維楨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所利也

## 張耳陳餘列傳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揚）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王維楨曰太史公贊耳餘至其始相然信而卒相滅之差深為耳餘憤恨故立以利字罵倒兩人而終之曰名譽雖高云云誠深鄙之也

董份曰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反不死以其因虜善忘欲有爲也

又曰太史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

魏豹彭越列傳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索隱曰喋猶踐也煞歃踐血而行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楊慎評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耶千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

董份曰謂其席卷乘勝功多聞天下而不死不死以其所囚虜之意欲有為也太史公遭刑不死亦欲以自見其故于此變曲致意如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魏豹彭越列傳

茅坤曰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所授與失着處

董份曰何屢言信而未用雖何不能為力故予嘗疑信亡何之謀也信亡而身追之要為奇以聳動上耳

#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寄食漂母及項梁渡淮信伏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

王偁曰當信為都尉何數言其奇而帝不用殆欲激之使亡耳既追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及遽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致死以酬恩而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

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

凌約言曰善模寫情事

董份曰韓信以一亡校徒因何立談不更召見而即超拜大將且殊礼蓋其用人如此三代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

李廷机曰漢功臣以蕭何為第一而何之功以拜韓信為第一

王世禎曰淮陰之初說高祖也鄧禹之初說光武也武

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信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喑啞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廢伏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

亮之初說昭烈也亦然啓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矣

楊慎曰匹夫之勇易見婦人之仁难言

張之象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

凌約言曰何之勸帝則曰還定三秦而天下可圖信之告帝則曰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漢書作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獘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

而合皆有見於天下之大勢者若何所以奇信而數言於上也
董份曰觀信智略知其真有掀揭天下之心不但兵謀而已也所以謂之人傑也歟

李廷機曰木罌缻渡軍者取罌缻口千以木縛之掌于水以代舡盖軍貴取速成用成浩也非以木為器如罌缻然

騰日升曰按帝極厚信亦極足以信使信將則以耳益之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

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兵請榮陽信[illegible]道降燕則奪其[illegible]信[illegible]奪[illegible]信恐為亂難制故㬥脩且權俱忌心所使也信何不早見乎功成而飄然為赤松子遊耶

漢遇曰李左車說餘深溝高壘踈不聽一戰成擒鄧都尉說亞夫溝高壘亞夫從之吳果敗古李鄧之策一也而用不用則異耳

後爨（樵取薪蘇取草）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不用其謀）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傳令軍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

專順之門信奇蠡全在拔趙幟上

余有丁曰信以所背水陣者雖欲陷死地以堅士心其實料成安君守兵法而不知變也故以後水誘之使之爭戰趙利耳此致人之術也

張之象曰摹寫信戰井陘情狀殆盡

茅坤曰非為水上陣不可以致趙入之空壁而逐利非

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伏後問案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

拔趙幟而立漢赤幟則成安君失利而走壁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與李謀定而後動誠入虎口一拳而斃之全矣

董份曰前左水澤必成安君所知也而韓信背水以誘敵百里蹶將龐涓所知也而孫子减灶以速功此皆致人之術也蓋知兵法者少則其思難恐其畏而不戰故

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

泜音帝

凌約言曰左車亦足為軍中謀主信欲就以決疑所以盡心委已而問之豈直以為向者之計足以擒我哉

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

宗有丁□廣武君之計必出諸淮陰之右

李廷机曰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立論確當

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音俞)衣甘食(褕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

穆文熙曰策士如左車經救成安君之亡而一為韓信計遂使燕齊授首信乎人之在用與不用也

許應元曰余讀淮陰傳至蒯通說韓信未嘗不智通之先幾又未嘗不羨信之不倍其主也

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醳刘達作醳酒謂以酒食醳兵士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如何。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

茅坤曰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哉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矢石之鬬何日而已乎彼通特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横當世耳非深識者也

王維楨曰詳通說稱楚而蔑漢是欲信反漢而興楚也天之所與誰能廢之通何未之知耳

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陰揚楚）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暗抑漢）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

董份曰楚人威震勇也而迫西山勇困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復智困此所謂智勇俱困者

李廷机曰兩利俱存三分鼎足其勢莫敢先動計無有出此者獨不忍天方授漢誰能與爭彼喑噁叱咤之主又奚足與共事者哉此信之終不納其說也

北不救敗滎陽傷城皐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正義曰齊國在東故云西鄉止楚漢之戰鬬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

林希元曰信之不忍倍漢真心畢露而漢卒族滅之嗚呼痛哉

劉辰翁曰此文字之上上品者

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

按秦將王離圍張耳鉅鹿陳餘軍鉅鹿北自度兵少不敢前耳使張黶陳澤讓餘〻以五千兵使二人先嘗秦軍至皆沒後圍解耳疑餘殺之遂解餘將印收其兵

凌稚隆曰逼似國策

李東陽曰讀此篇便了韓信心緒觀蒯通書後殺淮陰侯韓信朱子盖洞見其心曲矣

閔如霖曰雄偉曲折文之奇者

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二人猶言此二種人）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

楊慎曰其文畧祖蔡澤

劉辰翁曰揣摩親切發越忼慨至楚人不信兩語真令人神慄心動

俞思孝曰按說者謂按机之會間不容髮信惟不用蒯通計卒誅夷噫是不然勇不過項王天方令漢平海內項王且授首垓下而況信哉通之說

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

睹興亡之大關者也信之謝通似矣獨惜其有吾將念之〻言及意猶豫基其日反漢之端云

劉辰翁曰取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以文在漢初第一

楊維楨曰蒯通韓信之客也言多補于信乃説不能挽信于走狗之烹而佯狂為誣吁箕子作狂閔宗國也蒯通佯狂為巫閔知己也言不行計不聽不忍坐視其後禍付于無可奈何亦足悲夫

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食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説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

穆文熙曰以千金報母信誠知恩人也信不倍母又烏肯倍漢哉

李光縉曰信之材帝忌之素矣一至國而陳兵出入不益滋帝殺信之心哉然則雲夢之遊信自啟之也夫又何尤

按斬離眜謁上非計也離眜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

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項王亡將鍾離眜。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眜。聞其在楚。詔楚捕眜。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眜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眜計事。眜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眜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

暴其罪也以求免患難哉

茅坤曰信於此能如魯連之入爵而逃海上則善矣而猶鞅鞅稱病不朝耻列絳灌及噲等非所以自取滅亡也乎

茅坤曰此情以誣豨漢信幸臣也偶

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

過拜淮陰淮陰何以遽行謀反及豨反後亦無往來跡且豨之反自周昌所言呂倉卒激之安得與淮陰有反謀此皆忌口慎陽侯輩說之不然漢廷謀臣詐以此論殺之耳

歸有光曰陳豨事疑出告變之語考豨傳豨招致賓客為周昌所疑一時與禍遂陷大戮非素蓄反謀也且已部署而曠月待豨報信亦不知兵機矣此必呂后與相國[illegible]

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徃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

穆文熙曰相國絳侯亦嘗有人告之反者使其繫獄不出則亦與韓信之誅矣

李光縉曰按大夫種佐勾踐滅吳吳滅而種誅韓信佐漢高亡楚楚亡而信族龍準亦鳥喙之雄哉

柯維騏曰韓信滅齊自王滅楚不至司馬光責其市井之心而取史遷不矜不伐之論責信不足語此也

王世禎曰當時異姓而王凡八張耳黥布彭越吳芮臧荼盧綰兩韓信惟耳以智全其軀爲

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觀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以忽延其世余固非章國之器耳

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黄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摧齊兵五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信方為漢天下漢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畫善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於死者也失職鞅鞅謀反見誅誰言之罪而夷三族烏乎甚矣

廿二

兩家下落復賀兩家羊酒六字

張之象曰既分言同里親相愛生同日壯又相愛為三段復合言為一段既言持羊酒賀兩家羊酒既曰常隨出入上下曰常侍中曰常從出入臥內又曰群臣莫敢望曰蕭曹親幸莫及盧綰曰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顛倒反覆委曲有情

盧綰列傳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

李廷机曰收束語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一句有筆力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群臣觖望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張之象曰為氣任俠有名於楚二句一篇綱領

余有丁曰此周氏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

茅坤曰并與其家僮賣之此古人用心深厚處

凌稚隆曰乘一軺車見其急也

#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

楊慎曰議論掀揭足以釋人之恨

李廷機曰兩心知字一意皆史氏揣摩之言

余有丁曰此處束前有筆力

為項王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

許應元曰面欺面諛四字善模寫季布剛直情狀

凌約言曰留邸一月意罷君人之体不如是也

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郎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

江瀶曰徇毀書以進退人才非君人任賢勿二之道也此季文所以風於季布之对

楊慎曰布以然諾重於梁楚亦人傑也哉

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乃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

李建機曰季布為曹丘生所收只是一好音乃望其計耳

茅坤曰此直叙欒布事蹟

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

楊道賓曰獨祠而哭之雖示越無反意亦所以酬私恩

余有丁曰此欒布所言極有理惜高帝少思耳

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李廷機曰借布自言緊且生乎以結前案

董份曰此贊妙甚前既言重死之甚得其節又稱布不不重其死者烈士彼以為有處死也

陳仁子曰一則不輕死一則不顧死

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宜作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

要皆畧有見於豪者而遷且謂賤妾感既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耳乃借以自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

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茅坤曰太史公極苦心處都是猫寫自家一片胷臆

凌約言曰太史公于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

李廷機曰主在三句只是形容與國同休戚意

#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

凌稚隆曰兩及字際上接反上是文中轉折處

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怨也）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

茅坤曰上弗用曰上弗聽爲下文悔不用公言張本是文中點綴處

余有丁曰謂有高行不足毀名亦是蠱人主心術比之非優辯愊

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李廷机曰盎由此名重朝廷結得有力

正義曰以數幸謂以數見幸也

茅坤曰此盎折趙同參乘處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

余有丁曰此段盎上天子騁六騑馳下峻山處

凌稚隆曰此段盎卻慎夫人同坐處以上三段皆盎識大體故有此等議論

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倖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既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

余有丁曰吳王厚遇盎種之力也

索隱曰跪說按漢書作起說是也

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為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茅坤曰此盎說神屠加處議論亦是

劉辰翁曰聖愚二字可玩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伏殺錯案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余有丁曰錯之欲治盎以反也所謂先自行陰賊以陷人宜其禍不旋踵

凌稚隆曰獨急斬錯以謝吳所以報其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之心也

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絕吳反心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茅坤曰及字與上自字相照應

陬音

相與善。建。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

余有丁曰此言袁盎不用於楚處

李廷机曰無故增出劇孟問荅甚高

劉辰翁曰丁長只

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乃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

茅坤曰。著梁王以此怨盎語。則殺盎之机兆矣

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客盎安陵郭門外。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

凌稚隆曰袁鼂二人事蹟觀太史公之言爲益信

余有丁曰不急匡救二句最中錯病盎之說錯實忍之



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王鏊曰此傳分合体

凌約言曰魏其灌夫皆聚客以樹党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於賓客豈所寶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旨見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為精神

倪思曰嬰不顧竇太后引誼別微真忠臣也

張之象曰竇嬰能言諸名將賢士在

# 魏其武安侯列傳 全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家者進之有公叔文子遺意焉且所賜金輒與軍吏又能廣君上之惠其賢可知也孝景察其賢而用之不以太后故終于沮抑卒以有功亦可謂能知人矣

穆文熙曰突然插入條侯蓋條侯魏其俱以破吳楚尊顯故並稱也

何孟春曰魏其諫傳梁王爭廢太子乃忠臣立朝大節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嬰字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

王維禎曰魏其薄爵禄尚節義故帝云沾沾自喜耳多易

王維禎曰魏其方盛時豈更有武安侯哉時去勢迁可以鑒矣

茅坤曰往来侍酒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郄處

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兩宮太后景帝螫怒也毒蛇怒必螫）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見為相當持重也）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来侍酒魏其跪起（暗伏後）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

領袖

吳澄曰賓客二字一篇柱子後三用客字應之及推轂趙綰等與天下吏士天下郡國諸侯起家二千石之類皆客也兩人之釁起此篇中如欲以傾魏其句以故毀日至句是以太后滋不悅句武安日益橫句愈益附武安句武安由此滋驕句魏其益疏不用句專摹寫武安之驕與其傾魏其處此是關鍵

口學槃盂諸書。槃盂孔甲所作銘也王太后賢之。即蚡同母姊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

叙两人賓客並盛

楊慎曰蘇子瞻云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鳳皇翔於千仞其盡語哉

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推轂謂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除關移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

此叙賓客一盛一衰

按上昌為相翟為御史大夫案

趙綰請無奏事東宮。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侵短也小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

季裒一曰何不遂取武庫一言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胆

凌約言曰魏其失寵太后益疏不用反應前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反應前天下吏士諸侯愈益附武安極力挑出何等針線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說文云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為後相死恨自）而獨厚遇灌將

程文熙曰願取吳將軍頭以報父仇此灌將軍孝勇一生大節目處
王鏊曰寫夫孝勇精神百倍

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官止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

楊慎曰將軍壯義之以此名聞天下諸公莫弗称之三句結構皆本願取吳王若將軍欲以報父仇一句來

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不得其平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

丘濬曰夫與長樂衛尉飲至士以此多之為一段叙天性氣伏後飲酒相

爭之案
楊慎曰剛直使酒四字足槩灌夫生平
按夫不善文字至灌氏族為一段叙夫豪俠伏後蚡盛毀夫案

陸深曰卿相侍中賓客益衰言卿相侍中為賓客者皆引去也
按灌夫家居雖富至很相知晚也為一段叙兩人相結之後自敢矣

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賓客棄之者不與交通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也

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困厄中意氣慷慨故易相得耳
茅坤曰摹寫兩人相結而相死處悲情哽咽
又曰兩人成䨥處極力描寫
凌約言曰叙竇嬰與田蚡傾陷搆郄歷歷如自覩指數纖悉無遺



張之象曰此段如丞相不來句丞相尚卧句丞相不起

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

句專寫武安之驕令人憤恨
董份曰此卒飲極驩所謂嘻笑之怒甚裂眥者也嬰與夫尚不悟哉
茅坤曰前叙禍根方畢又起一禍根見會飲請田兩事皆灌竇之所以重得禍也
張之象曰武安嘗請漢家考工地益宅况魏其城南田乎權臣無忌憚如此
車維禎曰武安怨夫懟者在奪田不

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

吳澄曰兩云飲酒酣見夫使酒

茅坤曰纖悉詳次如蚕所以描寫兩相睚眦之始末

黃震曰余觀怒罵籍福罵臨汝侯甚於灌夫之戇也且強項使氣而怒不肯謝居室之繫宜

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下席而膝半在席上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強之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

其及矣

許桓卿曰覌武安之言可見當特亦重李廣

凌稚隆曰篇中歷次夫不懌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關鍵即賛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程為西宮衛尉李為東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罪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

王維禎曰魏其不欲獨生為後同罪張本

楊道賓曰魏其銳身為救灌夫恐夫人之復諫止也乃匿灌夫家■竊出上書厚矣然與其銳救於敗露之後孰若規諭於未露之先豈其閑使酒難近不可以化誨拯服耶善乎太史言之曰兩人相翼乃成禍亂其推見至隱者

丘濬曰按夫繫不得言蚡陰事嬰辯東朝揮何以遂指

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孫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恐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

言之觀異日帝聞淮南事而以不族武安爲恨則嬰之不言是失計也不然豈其爲救夫地故不欲盡言耶

董份曰此正所謂持两端者

呂祖謙曰解人之怒須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又言語[illegible]

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幸為反者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

方自若也人正說彼不是我卻以為是殺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耳

茅坤曰石建所分別不載大畧右武安者

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轅下駒謂進退不定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

汪道崑曰按蚡之干嬰也始以藉福之計讓而殺之惜乎嬰之卒墮其計而不覺也

茅坤曰此時竇家安在哉

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師古云簿責謂以文簿一一責之）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正義曰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也）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茅坤曰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隸之尚書而後下耳武安輙以此案論悲夫

茅坤曰自占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錢福曰武安倚埶陷殺二人二年爲厲鬼更書報應甚速事未必真特以此爲擅權者戒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天子崩曰大行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痱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張晏曰蚡僞作飛揚誹謗之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

董份曰太史公小論言質而情慘可謂實錄

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后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遁淮南王灞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渝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後綜言曰竇嬰為將湯金不入門為燕后驕廣古田
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為遊灌
南王灞上私結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
過人若其實于物則萬端矣乃不幸交使
酒之灌夫以觸貴勢之田蚡卒觸罪以斃
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夫勢之後早得賢士
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楊慎曰此傳綜敘其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畸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茅坤曰李將軍于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意摸寫淋漓悲咽可涕

唐順之曰當看叫應穿插是有毛文字

穆文熙曰文帝嘆息蓋自以太平無所用廣然其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亦曾選將備胡乃

# 李將軍列傳　全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竟不聞用廣何也

楊慎曰公孫昆邪為國惜才過於文帝

凌約言曰廣為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為有血脈非日日合戰何從知射雕者哉此上又有以力戰為名其意與日合戰同

穆文熙曰從百騎往馳果獲射雕者大史公摹寫亦壯

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賞也 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

一本大將軍無將字

程一枝曰李廣所長在射故傳內敘射独詳若射匈奴射雕若射白馬將

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

若射追騎若射獵若射石若射虎若射飲若射猛獸若射裨將皆著廣善射之實末及孫陵教射正應篇首世々受射句

程不識附此傳雙叙相形長短俱見

何孟春曰李廣之將使人々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然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扎

按莫府之說有二一曰丘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一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府故云莫府

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

重分畫載不識言以見單米之正文載匈奴畏士卒樂以明廣之能必如此然後善將而著端哉異

事奇文亦奇

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

按尉止夜行奉職也廣竟以是斬之失刑甚矣時謂廣不封矣徒殺降一事哉

董份曰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衷少大度耳其不侯固宜

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灌嬰孫）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射四）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

董份曰歷歷敘廣事纖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才也

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廣足矣

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有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終謂廣之身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

嘉謝也

楊慎曰其射五句應前騎射殺首虜多句而怨懟中之射發射離者其將軍一句應前衝陷折關句而怨懟中之者射胡白馬將與騰上胡兒馬南馳者其射猛獸二句應前格猛獸句而怨懟中之聞有虎嘗自射者又曾為虎傷故曰亦為所傷云

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到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

余有丁曰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此史氏抑揚予奪之妙

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大黃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師古云功過自相當也）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

此忽前摹寫李廣數處

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侥倖至列侯三公又取望氣者備廣胸懷口語如慨而嘆嘖嘖可傷處止在而字然字且固命也能使墮淚

凌約言曰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侯亦宜矣

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

田汝成曰余言廣之不侯非数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恨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度哉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寧獨不知廣才耶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玩自未深知輙飡長嘆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始謂李廣生不遇時文謂李廣老數奇不可謂不深知矣而卒不大用何取于知

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

耶三用大將軍令長史句見大將軍有故責李廣意

朱翌曰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抑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殺青也

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沙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

[illegible]

此天字與前時字命字相照應總是数奇處

凌約言曰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廣之結人心於此可見非子長筆力安能於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如是哉

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

蔡自殺上加一亦字顧盼前廣引刀自頸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當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期何也

善射世將與世世受射相首尾

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了蔡案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令其父抱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

李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丹陽五千人敎射酒泉後卒以横挑強胡何哉

楊慎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傳匆匆如此正亦得躰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

黃震曰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為恥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索隱述贊曰猨臂善射実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太早再從失道見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無双

陳仁子曰廣之數奇而忠信見於身夫何憾者

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

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
至於怨善於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
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
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
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也
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
弛畧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曉稱其寬緩
不苛士皆愛樂而稱不識乃謂士雖樂為
之死翻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
至於敗衂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

至於敗蹶罪無尺寸之功以取衆辯者
之宛翩然慮卒犯之此其思不加今而每
不背士卒愛樂而稱不識乃請士雖樂為
此器以使其於而事為思當撓猶其寬緩
廣之治軍然其人人自便于己約束一切
構照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輟廢者也
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謹
以宛吾之今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
至於愆善於將者既有以宛吾之思又有
知宛今帶至於驕知宛令而不知宛思帶